



对话

资料图片

老虎灶

王唯唯

说起老虎灶,今天的年轻人会比较陌生,然而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一听到这仨字,都会从心底涌过一阵轻微的暖流,往事也会在记忆里一一闪现。

从我家到老虎灶不过百十米。老虎灶临街,面积不大,灶台台面埋四个铁锅,旁边置一圆形大木桶,下面是灶膛。老虎灶空间不大,站不下几个人,去那儿打水的人,都会把自家的水瓶,挨个顺序排列在灶台上。那时家家都是竹壳水瓶,体大,灶台上放不了几个水瓶,打水人只好手拎水瓶依次排队,静静等候。一年四季,老虎灶门前都会放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白色大茶壶和几个大碗,供人喝水。老虎灶隔壁有一间门面不大的百货小店。

去打开水的人多半都是女人或孩子,有熟悉的邻居,也有素不相识的人家。等一锅水烧开的功夫,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有人会主动没话找话,彼此套套近乎,说说当天的天气,菜价什么的。三个女人一台戏。渐渐的,老虎灶跟前,成了女人们互述家常的地界,女人们的对话很简洁,很切题,少了许多虚里吧唧的寒暄,直来直去,指天骂地,逮嘛说嘛。

记忆中,老虎灶的女主人很少言语,也很少见她与人家唠嗑,面无多余的表情,你说你的,她忙她的。你就是笑翻了天,她始终局外人一般,充耳不闻,不会露出一声声色。偶尔她能跟你点点头,已经是她“多情”的举止了。

灶台上有个装钱用的小铁盒,来打开水的人,都会自己把零钱往盒子里扔,也会顺口说上一句:“钱扔这儿啦”。女主人很少应声搭话,脸上也是挂着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其实才不,她只需从小铁盒里传出的,那一声清脆的响声中,就能判断你给了还是没给。

那时打瓶水一分钱,如果买水票,一毛钱水票可打12瓶水。那个年头,家家日子过得都紧紧巴巴,尤其是当家的女人,掐着指头过日子,算算账,当然是买水票划算。

四口铁锅的水先后开了,女主人掀开一水锅锅盖,一手用漏斗,一手用水舀子,往灶台上排列整齐的水瓶里面麻溜地灌水,一锅水也灌不满几瓶,很快就被舀空了,她会从大木桶里舀水把空锅续满,盖上锅盖,接着

再掀另一水锅锅盖,继续往水瓶里灌水。四口铁锅的热水都换成冷水,一轮打水高潮算是结束了。

女主人还不能歇着,只见她用一毛巾扎住头,俯下身子,手执钢钎捅炉子,烧成灰白色的煤屑,散着热气纷纷落下,溅起细碎的煤屑从灶口窜了出来。女主人赶紧起身避开,片刻,低头再看看灶膛里的火,感觉没问题了,直起身子,摘下头上的毛巾,从上至下,把全身拍打一遍。用一块湿布擦去灶台上落下的煤屑,忙完这一切,再往身上那件黑乎乎的围裙擦手,这才得空坐在一竹椅上小歇片刻。

我是家里的老大,上老虎灶打水自然而然就落在我头上。每天一大早,奶奶就跟念经一般催着我起床打水。父亲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喝茶,如果没有喝到热茶,一家人都不好过。

因为早起,我都能排在第一拨排队打水的队伍里。把水瓶往灶台上一放,我就会跑到隔壁小店东看看西看看。那时我的个头和柜台差不多高,每次都得踮起脚才能看到柜台里面摆放的各种用品和各种诱人的糖果。那时有一种形同黄豆大小的豆子糖,一分钱八个。我是隔几天就会买一次。虽然那时家里钱很紧张,但我有办法搞到钱。

一张水票一毛钱,但我从没买过。每次打水我都是往小铁盒扔一分钱,等到打到六七次水后,我就会跟奶奶要钱买水票。起初奶奶也没介意,就从她包钱的小手绢里抽出一毛钱给我。时间一长,奶奶感觉不对,一张水票还没打几瓶水怎么就用完啦。奶奶问,我还理直气壮地反问道,你怀疑我把水票吃啦。奶奶也不依不饶,让我把水票拿出来让她看看。我没想到奶奶会这么较真,一下傻了眼。奶奶见我拿不出水票,生气地用手一拍我头说,从小就不学好,我要跟你爸爸说了,看他打不死你。说归说,毕竟我是奶奶的长头大孙子,而且从那以后,每个星期,奶奶都会偷偷塞给我五分钱,再三嘱咐别让弟妹妹知道。

后来,插队去了,等返城回来,老虎灶也没了,一家蛋糕店立在原来老虎灶的旧址上。如今所居小城再也找不到一家老虎灶了,每次路过那家蛋糕店,我还能记得那灶台、那铁锅、那水票、那女主人。

坐慢船去旅行

王太生

在雾气朦胧的河流上,闪现着一盏移动的灯火,有一条慢船正缓缓航行。

有慢船的水面,篙声灯影,或者,机帆船“嘤嘤嘤”,由远及近,一片天光云影。

总是在异乡的河流上穿行,船尾统一标注“某某港”醒目字样。这样的表述,是为说明大大小小的船来自何方?船的归属感真强。

那时候,在我的家乡,船由北而南驶入长江。异乡船在城市的河流上,拖船、驳船居多。一列船,宛若游龙,往返于长江上的某一个港口。

因为航程遥远,船只总要装载许多东西。小火轮在前,最后一节总要拖得很长。这时候,船尾往往站着一个女人,扶着舵,身旁有一只摇尾的小黄狗。前面的船,突突地行远了,后面的船,收拢一片汨汨水声。就像沈从文在湘西沅江上的航行。

一条船,是一个人的精神方位与地理坐标。

《清明上河图》上的汴河船,似乎还在随波摇晃。河流上有一座如虹的拱桥,桥下有一条大船正待通过,为避免船只碰撞,船夫们手忙脚乱,有人执竹篙撑,有人拿长竿钩,有人找麻绳想系扣住大船,有人赶紧降下桅杆……让人想到,水面熙熙,皆为利来;众船攘攘,皆为利往。灵动的汴河船,搅动着一座旧都城,活了起来。

然而,一条船,在中国人的精神河流上航行,终归是慢。慢归慢,总有人享受这样的过程。

余秋雨说,“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我的家乡山岭丛集,十分闭塞,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总能听到笃笃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夜航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召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

那些年,丰子恺喜欢坐慢船去杭州,中间在塘栖住一宿,上岸买些糖枇杷、糖佛手;再到临河的小酒馆里找一处幽静的座位,点几个小菜:冬笋、茭白、荠菜、毛豆、鲜菱、良乡栗子、熟荸荠……烫两碗花雕。“你尽管浅斟细酌,迟迟回船歇息。”如果天上下起了雨呢?那也不必担心,“因为塘栖街上全是凉棚,下雨不相干的。”

船,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

有着不可替代的隐喻,关于流浪,关于朦胧的远方。

小时候的我,喜欢趴在船闸水泥护墙上看船,船闸像一只魔盒,大大小小的船,停泊得满满当当。随着一边厚厚的闸门慢慢关上,另一边门缓缓打开,就像审核盖章一般,不一会儿,放出一条船,又放出一条船……被陆续放出的船,鸣笛几声,突突地走远。

作家苏童住在苏州时,也喜欢看船。苏童回忆,他家窗外是河道,每天从河道里经过无数的船,他最喜欢看“客舱的白色和船体的蓝色泾渭分明”的常熟船。一个少年,猜想着航行中的船,以及远去的秘密。

我有一段关于长江客船的记忆。那年刚工作,到沪上买衣服和书,头天下午,坐车到一个叫做高港的码头,买了四等舱的票,坐申汉班去上海。

那班船的船体很雅致,果绿与白色相间。记得是四点半开船,汽笛一声,景物依稀,故乡远。顺水走,也就是上游往下游。我们站在甲板上,张望着长江上宽阔的江景,发现船只其实是紧贴着江岸走,我们在扬子江上卧听汨汨江流,等候子夜十二点停靠江阴码头。翌日一觉醒来,东方既白,船已到吴淞口附近,紧靠护栏,远眺江岸,见浪头翻涌,水天一色。船像一只大鸭子游入黄浦江,在看够两岸移动的风景之后,船只缓缓停靠在十六铺码头。迎面一阵嘈杂和混乱,我们被夹杂在鸡鸭鹅的一路鸣叫声中。下船,回过头来,与身后那经过一夜航行而暂时停泊歇息的客船挥一挥手道别。

一座城市的繁华,往往从一座水码头开始。20年前,在我生活的长江边上的小城,那些从乡村来的小火轮,经过了一夜航行,睡眼惺忪,喷着白烟,徐徐停靠。

水码头还流传着动人的传奇:就在收锚解缆,船与岸即将分离时,岸上传来急切的呼喊。这不是为某篇小说设定的妹妹送哥哥的离别。可以想到从小城起航的小火轮,在沿途停靠的那些大小水码头上,会有多少这样的故事发生。

每一条河流都通往一座热闹的小镇,或者安静的村庄。船,问候每一个人,将城市的繁华扩散开去。

船是河流的插图。有时候,我会怀念船,想坐慢船做一次远行。

千文雪

梁伟 摄

